

怡然哉 泼彩

(二) 史实 著

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怡然哉泼彩

(第二卷)

史实 著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第二卷提要

玻璃琥珀玛瑙心 /1

- 一、 教育部部长认识你！
- 二、 白日美梦：当院长或书记
- 三、 丁香树后面的情话
- 四、 独爱一个“疯”老婆
- 五、 逗你玩儿——我病了
- 六、 美艳艳火辣辣的“第三者”
- 七、 《新笋》跟《新芽》较劲
- 八、 情书、揭发信起风波
- 九、 出尔反尔，究竟为哪桩
- 一〇、 访问取经，天赐良机
- 一一、 进入印刷厂，后患无穷
- 一二、 游山玩水乐逍遥
- 一三、 令人烦恼的失窃案
- 一四、 国家穷，40%人提薪
- 一五、 小裙房倒，弄出一桌酒席
- 一六、 撕破脸，打场赤臂之战
- 一七、 煽风点火，上下串连
- 一八、 公共厕所旁的地下活动

- 一九、 两张大红榜、榜榜有他名
- 二〇、“带帽儿”招回旧恋人
- 二一、“请愿团”的幕后总指挥
- 二二、 窃贼原来是亲爹
- 二三、 舍不出孩子套不住狼
- 二四、 否定之否定，人间大法
- 二五、 为评职称，用心良苦
- 二六、 差一点儿“姐妹易嫁”
- 二七、 求山神，拜土地
- 二八、 这高堂大屋，那牛棚马厩
- 二九、 雨夜房倒，砸伤裸男女
- 三〇、 调查报告又扩大仇恨
- 三一、 文明月中刺伤“小衙内”
- 三二、 总结会一家三口出丑露乖
- 三三、 学府瞬间悲喜剧
- 三四、 看那“宝座”，恍恍惚惚
- 三五、 书记、院长新面孔
- 三六、 害怕“教改”的宣传部长
- 三七、 打砸抢逼供信昔尸还魂
- 三八、“恶有恶报，时辰已到”

- 三九、 私闯省城,祸从天降
- 四〇、 男女私情,真相大曝光
- 四一、 又一场阴谋在酝酿
- 四二、 长篇巨著被盗,作者昏死
- 四三、 暗夜坟地里的火光
- 四四、 两个案子纠结到一处
- 四五、 作贼心虚,惊弓之鸟
- 四六、 新来女人挺风骚
- 四七、 瘦小女部长野心却肥大
- 四八、 怕听“我愿去西藏!”
- 四九、 菠萝珍稀,20 元一斤
- 五〇、 他给自己找条退路
- 五一、 她想飞出这“魔障”
- 五二、 狗咬狗,两口毛
- 五三、 弯腰人落网,长脖子震惊
- 五四、 莫道春情老无份,桃花偏照夕阳红
- 五五、 公家侦探,私人也侦探
- 五六、 狡猾抵赖,幻想终未灭
- 五七、 第二次起赃:清宫玉如意
- 五八、 男女老少上淫床,顺理成章

- 五九、天衣无缝的攻守同盟
- 六〇、西装革履示威时被捕
- 六一、依依惜别的真情
- 六二、权利迷狂症患者精神分裂
- 六三、我爱你！我爱你们！
- 六四、天哪，你夺走了我的丈夫！

后 记：告别过去，我祭奠 /416

附录一：《洛神赋》“血”故事 /421

附录二：《雾都曙光》“泪”故事 /431

玻璃琥珀玛瑙心

一间狭窄的独身宿舍。室内阴暗，简陋的桌上，白天还亮着台灯。台灯左右及后面，全是书。

灯影下，一个年约三十余岁的女教师在飞快地写字。她在写信。女教师的声音伴随着笔尖儿流出：

亲爱的小晴：

你再三要求我介绍一下这座边疆小城，我已经无法推脱了。那么，从哪儿说起呢？噢，先从大处，先从自然景观说起吧！……

画外音伴随着画面：

……这个自治区不大，但它的神奇和美丽却一点不比新疆、西藏、广西、内蒙等自治区逊色。自治区的东南，是气势磅礴的长白山脉。长白山主峰之巅，有一个天造地设的高山湖泊——白头山天池。天池周遭，珍稀花木掩映。这儿有断崖，有怪石，有飞瀑，有温泉……噢，最近又有人在湖中发现了怪兽！据说，那怪兽比尼斯湖怪兽还庞大威猛！……不错，长白山之妙名闻遐迩。比起泰山、庐山、华山、黄山来，它有它的独特风韵。因此，它引来了国内外的诗人、画家、旅游爱好者乃至高级首脑。……现在，这里已成为联合国‘人与生物圈’生态系统定位研究站！……噢，自治区境内还广有宝藏！这里不但产煤、产铁、产铜，而且产金、产银！这儿的淘金业也久有历史，据说它曾使某些野心家冒险家产生过

狂想妄想呢！……

女教师写至此站起身。她是一个中等身材、面庞五官也中等的女人——个头儿不矮也不高、相貌不丑也不美。她走向对面墙上挂着的地图。她看了一刹又走回坐下，接着写信。

画外音伴随着画面：

自治区的首府就是这座小巧的边陲城市吉延市。如果把长白山比作一条龙，而这条巨龙的尾巴梢儿又打了个旋儿，那么吉延市就恰恰座落在这个漩涡中。是的，吉延市在盆地中，它的东南西北都是山。千姿百态的群山环绕着它，拱卫着它。吉延市不仅山青，而且水秀。发源于哈尔巴岭的布尔哈通河横贯这个小城。布尔哈通河先与南来的海兰江聚首，又与北来的嘎呀河碰头儿，最后一并汇入图门江，东注日本海。……

女教师写至此钢笔停住。她苦笑一下，自言自语：“心不在焉！越写越空！”

门外敲门声。女教师站起，开门。门外站着一个高身材，风韵十足，很漂亮的女学生。

“娄燕儿，有事儿吗？”女教师问。

娄燕：“上官老师，您说的那本参考书到货了吗？蔡奔说我们去取！”

上官老师：“我打电话问问！”

娄燕：“校内电话出故障了！打不出去！”

上官老师：“我亲自到书店去一趟！”

娄燕：“我去问问吧！”

上官老师：“不行，你下节还有课！”

楼里上课铃响。上官老师催娄燕：“快去上课！我马上去

书店！”

娄燕离开。上官老师走回桌子，在刚才那封信的下面空白处写：

小晴，这几天我太忙，以后再向你介绍好吗？就此住笔，先寄给你这半封信！

上官斯文

1979年4月5日

上官斯文走在吉延市最热闹的一条街上。

两、三年间，这个小市发生了很大变化。

几座新兴的行业大楼拔地而起。大、中、小型商号的门面骤然增多。门面上广告招牌五花八门。“理发”前面增加了“美容”二字；“服装”前面增加了“新潮”二字。一家凸出的半圆形门廊上方，镌刻着“××特级中医师”的名号；一妙龄女郎最时髦最艳丽的大彩照镶嵌在“艺术照像馆”的橱窗里。……

上官斯文经过自由市场。

街的两边，摆着各式各样的地摊儿。

“大豆腐！又白又嫩又便宜的大豆腐嘞！……来一块！来一块！”

“姑娘，你看，这太阳镜配上你的脸型，多合适！”

“最新电影，进口片儿！请进！请进！”

上官斯文一边走，一边看，一边听——有人说朝语，有人说汉语，还有人说日语俄语呢。

……叫卖，评价，金钱与物质的交换。

……啧啧称叹；吹毛求疵。

大卡车、小汽车的喇叭声。自行车的铃声。嘈杂声中人们川流不息。……

上官斯文来到邮局门口，把信投进了信筒。

上官斯文来到书店，向一位女店员打听：“同志，上次我预订的那 50 本书，来了吗？”她一边说一边递上一张纸条儿。

女店员看纸条儿，摇头：“对不起，没来……”

上官斯文有些失望：“那……”

这时，一个五十多岁的女教师招呼她：“上官斯文！让我好找！”

“找我？”上官斯文奇怪，“邬老师，你有急事找我？”

邬菊老师个头儿不高，面色苍白。她的五官挺好，可惜，左眼是斜的。她还有一个毛病：说话时，左肩一耸一耸。

邬老师耸耸左肩说：“不是我找你！是学校找你！”

“学校找我？”上官斯文更奇怪。

邬老师：“中央来人了！开座谈会！”

上官斯文：“学校升格儿的事儿？”

邬老师：“教育部一个副部长来了！学校可重视了！你是青年教师代表！”

“好吧，咱们快走！”上官斯文一拉邬老师。邬老师却说：“赶趟儿！陪我从那边走！我买点儿东西！”

上官斯文有些急。但还是陪邬老师向另一方向走去。

她们走入一片朝鲜族聚居区。这里仿佛是一片异域遗留。由于年代久远，用稻草苫成的尖尖的屋顶已变成黑色。然而，故意对比似的，那扁圈儿形儿的土房基座儿的四围却用石灰粉浆刷得雪白雪白。

上官斯文突然想起了朝鲜族男男女女传统的服装：男人穿黑瘦的褂子、白而肥大的裤子；女人穿超短极小的白色衫子、极长特肥的黑色裙子！她微微一笑：因为远处正有这样一男一女向这儿走来。

“阿妈妮！阿妈妮！”走在上官斯文身边的邬老师叫。

一个朝鲜族老年妇女头顶一个油黑发亮的大坛子。她听到喊声，停下来，转过身。

邬老师走过去，问：“有腌过一个月的新鲜蒜头吗？”

“没有，我只有腌透了的辣白菜！”那妇女抱歉地一蹲身，转身走了。

远处，一辆轮子大得出奇的牛车赶来了。

大轮车辕内的那条大黄牛犄角弯弯的，鼻子上穿个洞，洞中挂个亮铮铮的大铜环。这牛车乃是朝鲜式，却颇类汉族的古典式——古代君王、贵族乘坐的大轮马车。

“阿爸基！阿爸基！”邬老师又向那辆牛车走去，“有腌蒜头儿吗？”

赶牛车的朝鲜族老头儿停了下来。

上官斯文有些着急，对邬老师说：“邬老师，您慢慢买，我先走了！”

“行！行！”邬老师早把车上的罐子掀开了。

上官斯文独自一人穿过长街仄巷，闹市的喧嚣渐渐消失在她的身后。

上官斯文走到复合师范学校的校门口。

其实，这里并没有门，只有相对“站”立着的两个砖砌的约一米八高的“墙墩儿”。东墙墩儿挂着“汉族师范学校”的牌子；西墙墩儿挂着“朝族师范学校”的牌子。

“咦？什么时候‘金沙铺路’了？刚才出去时，路面还是黄沙呢。这一洒上水，黄沙变成金红色——金沙！”上官斯文一踏上校园内的路，愣住了。

她抬头向“金沙路”的远处看去，只见那座两校共用的教学楼兼办公楼也焕然一新！楼前插着几杆彩旗，楼上垂下两

条大红绸幅，上写：热烈欢迎中央首长前来视察指导！汉族师范学校 定要跃上新台阶！

楼下，并排停着两辆小轿车，一红一黑。

上官斯文抬脚要走。左面传来一声犬吠！她扭头一看，一条丑陋的小狗向她扑来！她怕狗，吓得嗷嗷叫！

左侧小胡同里走出一个老太太来，喝住了那条惹事的狗。

这叫什么学校呢？没有院墙。有限的“校园”里还盖了几排供教职工家属住的小平房儿——资历不深的教职工都住在这一片儿。

由于没有任何“屏障”，低矮的家属房之间的小胡同尽收眼底！小胡同里或者是煤棚子，或者是劈材垛，或者是鸡鸭笼，或者是猪狗窝。

……上官斯文抚着怦怦乱跳的胸向前走。

突然，两只灰色的“雁鹅”伸着长长的脖子向她冲来！那两条“脖子”又细又长，贴在地皮儿上飞也似地向前冲，活脱脱两条毒蛇！上官斯文最怕蛇！她又一次吓得嗷嗷大叫起来！

一个光着屁股的小孩子手持一根木棍儿在远处嘎嘎大笑！他发出的“嘎嘎”声与两只雁鹅发出的“嘎嘎”声混在一起，令人毛骨悚然！

家属房隔道的右侧是大操场。大操场上长满了初春萌生的野草。夜里一场大雨，现在是一片“沼泽”。

上官斯文正在快走，后面传来一声呼唤：“上官老师！”

上官斯文回头一看，是汉族师范学校的同事——语文组瘦小枯干的卢韦。

“卢老师，背着什么？那么沉？”上官斯文停下问。

“语文组买的书！余老师让我买的！”虚弱的腊黄脸色的

卢韦气喘吁吁地说。

上官斯文迎上去：“来，咱俩抬吧！”

卢韦：“别介，你快走！洪校长派人找你参加座谈会呢！”

“我能谈什么？你看，咱学校条件多差！能升格儿吗？”

卢韦：“你快去吧！余老师说，教育部来的人认识你！好说话儿！”

“认识我？！”上官斯文惊讶了，“那个人是谁呢？”

上官斯文向楼里走去。一上二楼楼梯，就听见会议室里传出一个人的侃侃而谈。

“这个人是谁呢？”上官斯文听不出来，“可能是外教研组的教师吧？”

上官斯文一边上楼一边矛盾：“我能谈出什么呢？对于师范变师院、中专变大专，我当然高兴。可是，目前学校的各种条件太差了呀！有资格变学院吗？”

在校长室门口，上官斯文停住了脚步。

校长室隔壁的会议室里，传出了人们的一阵哄笑。上官斯文自问：“我是不是太保守了？……对，我最好是不表态。最好是多听少说，听其他领导、教职工们怎么说。”

当上官斯文走进会议室后面的门时，发现屋里已是“座无虚席”。一个女教师向她招手，她走过去与那位老师共坐一把椅子。

看来，会议已开了好一会儿了，因为屋子里香烟缭绕，并且有一股浓烈的呛人的烟味儿。

数学组的组长竺默然老师在发言，他一口南方话，让人必须集中精神才能听清。他说：“我们这个地区是朝、汉两个民族杂居的地区，人口一百七十万。朝族七十万，汉族占了一百

万！可是，每年高考的结果，汉族的比例却少得可怜！朝族是汉族的几倍！为什么这样？原因就是汉族的师资不够！不少学校是中学毕业教中学，这怎么行呢？这种现状必须改变，而改变的唯一途径就是办一所培养中学师资的师范学院！”

汉族师范学校的洪校长合上笔记本，准备发言。他六十岁刚过，外貌宽厚慈祥，具有明显的知识分子气质。正像他的外表温文尔雅一样，他的发言也温文尔雅：“我们地区的教育总的来说是发达的。这是革命老区，解放较早，所以政治经济、文化教育事业相对并不落后。……”

国家教育部副部长接过话头：“是啊，你们地区的教育事业比较先进。尤其是朝族，他们已经普及了高中！每年高考升学率名列前茅！”

上官斯文在副部长发言时“琢磨”他的相貌和口音。她想起来，不错，她认识他。他姓章，在1966年“文革”开始不久，他受刘少奇的派遣，组成“工作组”进驻北京大学。可不久，江青反“工作组”。毛泽东一个命令，进驻北大的他，成了“镇压革命群众运动”的典型！北大学生批判他、驱逐他——当时，作为“逍遥派”的上官斯文，可没参加批判和驱逐。

语文组的副组长、学校党委委员余青站起给章副部长点烟。他一米七五左右，细长脖，削肩膀儿。

上官斯文突然想起刚才卢韦的话：“你快去吧！余老师说，教育部来的人认识你，好说话儿！”天知道，章副部长怎么会认识我？

洪校长已经又讲不少，他最后总结说：“总而言之，安定团结是我们国家向‘四化’进军的前提保证！而我们地区要安定团结，必须消除朝、汉民族教育事业发展的不平衡！教育不平衡，就造成政治经济不平等，不平等就容易引起民族矛盾！”

章副部长不断点头儿。他带来的几个随员以及地区陪同调研的有关人员也不断说“对”。

汉族师范学校的党委书记却是一个朝族人，这真是一个“不平衡”的活见证。但是，这位书记卜根同志却是满实在满真诚的。他接着洪校长的话说：“我们自治区既然由朝、汉民族组成，那么就应当携手并肩前进！哪一个民族落后了都是累赘！都会拖别人后腿！……拖谁的后腿？其实是妨碍了整个地区、整个国家的前进嘛！”

章副部长点头：“你说的对，各民族应当共同进步，自治区应当由朝、汉民族共同建设！”

这时，一直坐在章副部长附近的余青动了动。他又笑眯眯地给章副部长及其随员倒了一遍茶。他咳了一声，用他那富有女性特色的声音发言了：“国家实现四个现代化，关键是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。而科学技术现代化，关键是提高各民族的文化水平。而提高各民族的文化水平，关键是发展教育事业……”

会场里有人小声窃笑。上官斯文听惯了余青的“官腔”和“讲课特点”，因此只皱了一下眉。她心想：“这段话的大意很熟悉，好像哪个中央首长最近讲过……”

余青似乎很欣赏自己的“逻辑推理”，他得意地一笑，向章副部长看了一眼。

可惜，章副部长似乎并不愉快，他也皱着眉，用一只手向烟灰缸里敲打烟灰。

余青突然来个石破天惊！他突然提高了声调向全场说：“可是，有人盲目乐观！说我们地区教育已经不错！其实，问题很多呀！有人说，地区实验中学是全国重点中学，是汉族中学！其实，收的大部分是朝族学生！为了升学率，他们爱收朝

族学生！把汉族学生挤没了！这不是民族歧视吗？”

会场上有人小声议论。大多不明白余青此话矛头所指。

余青激情进一步来到：“还有人说，延州大学也在培养汉族师资，其实他们是民族学校！主要招收朝族学生！这几年招收几个汉族学生，为了装点门面！”

章副部长：“他们去年开始招收汉族班儿了，汉族学生已经……”

余青忙给章副部长点烟，堵上了他的嘴，接话茬儿说：“章部长啊，那不是竞争吗？他们见我们要变师院，慌了！一山难容二虎，他们是用这种手法儿……”

洪校长忙打断余青的话：“余老师啊，不能这么想。他们招收他们的，我们开办我们的。”

章副部长：“对，洪校长说得对！办一所好，办两所不是更好吗？”

余青高兴：“章部长的意思……我们师范可以变师院了？”

章副部长身旁的中央计委干部老巩插嘴了：“我们国家还很穷。尤其十年浩劫，国民经济遭到巨大破坏，所以……”

余青一听“管计划的”专门人员这么说，心凉了半截。他脸色非常难看，急想对策。他看了一眼竺老师，说：“章部长，你看，竺老师是南方人，解放初期支援边疆来到这儿，快三十年了！可他的孩子陷在这儿了，考不上大学！离不开小城市！谁不希望……”他发现自己说走了嘴，忙打住。

此时会场十分静，更增加了他的尴尬。

他站起来又给章副部长点烟，章副部长摇手谢绝了。

他回头眼扫会场，发现了上官斯文。他向上官斯文招手：“上官斯文！来，过来，你讲讲呀！”

上官斯文没有动。

余青难堪，只好向章副部长介绍：“她叫上官斯文，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的！她说过，她认识你！”

上官斯文脸色一变，心想：“天啊，我什么时候说我认识章副部长了？”

章副部长倒很好奇，他向上官斯文看了一眼，说：“我恍惚见过她。”

上官斯文站起来：“文革中我是逍遥派！”

章副部长：“文革后期你挨批了是不是？我在《人民日报》上见过你的姓名和你的照片！”

“呀！上官斯文是上了报的名人啊！”“人民日报？那是中央党报啊！”……人们议论起来。

卜书记拍了一下掌：“静！安静！我们再听听章副部长和国家计委老巩同志的意见！”

国家计委老巩说：“你们省的师范大学不为全省培养中学师资吗？”

教务科马纯科长回答：“省师大每年从我们地区只招几个人。这几个人毕业后也不愿回地区。”

“为什么呢？”章副部长问。

余青抢着回答：“谁愿意到边疆啊！”

国家计委老巩一愣。

竺老师接茬儿：“教育落后就是不安定因素。像我们南方来的，为了子女，也想调回南方呢！”

章副部长与国家计委老巩对视一眼。

散会了。人们纷纷走向楼道。

几位领导走在后面陪着中央来人。计委老巩一边走一边问洪校长：“你们汉族师范现在共有多少在校生？”